他不僅是演員

陳安

保羅·紐曼去世了，美國的電影觀衆無不感到痛惜，因爲他是一個天才演員，不僅有碧藍眼睛、英俊外貌，而且能深刻動人地刻畫出不同角色的不同性格。美國的體育愛好者也感到痛惜，因爲他是一個出色的賽車手、大方的賽車比賽資助者。

人們還因爲紐曼是一個慷慨的慈善家而爲他的離世感到痛惜。

紐曼是一個富裕的電影明星，但他沒有沉溺於自己的名聲或榮華富貴的享受之中。他爲荷里活拍了許多好片子，荷里活也確實造就了他，但他又親身體會到荷里活無聊庸俗的一面，自己也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不願意給影迷們簽名，所以他把家從西海岸遷到東海岸，「躲」在了康涅狄格州一個安靜的小城。不拍電影時，他就經商。他跟一個友人合開了一家食品公司，店名很特別，叫做「紐曼自己的」，起初出售他自己原創的「油醋調料」，也即多種多樣拌沙律用的調料，後來發展到數百萬美元的生意，除沙律醬外，還經銷爆玉米花、意大利麵條沙司和其他食品。其公司所有盈利除繳稅外，全部捐贈給慈善事業。他曾說：「事情越來越好，在我肯定這是一樁好生意的那個時刻，我就意識到，我們得把所有的錢都捐掉。」據統計，自一九八二年以來，紐曼食品公司的捐款已高達兩億兩千萬元以上。

紐曼的獨子因偶然酗酒和服用鎮靜劑而早逝，做父親的悲痛之餘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資助影視公司爲年輕人拍攝反毒品影片。後來，他又先後斥資在康州、其他幾個州和歐洲專爲罹患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的少年兒童開辦營地，幫助那些負擔不起醫藥費的重病孩子。

他的一名長期合夥人說，他知道紐曼熱情、幽默，而最突出的是慷慨，不僅是經濟上的慷慨，而且是精神上的慷慨。紐曼的女兒們說，她的父親是無私的罕見榜樣。

著名演員羅伯特·雷德福曾和紐曼合作演電影，兩人還設有聯合基金會。紐曼臨終前對他說，慈善事業、公益活動一定要繼續下去。雷德福說：「我失去了一個眞正的朋友。我的生活——還有這個國家——因爲其中有他而變得更好。」

徵文選集《讀書與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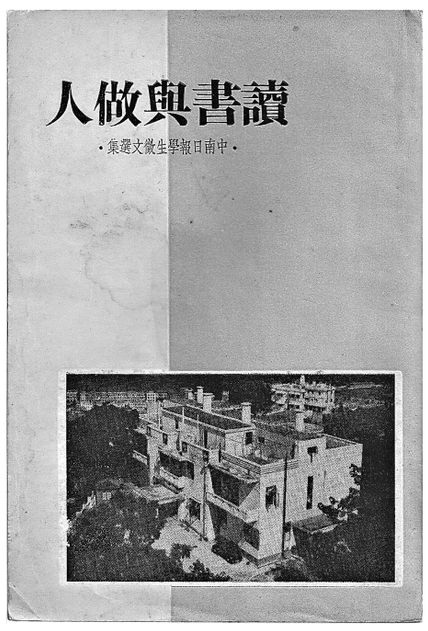
許定銘

有一個時期我很喜歡收藏香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出版的「青年合集」，像《靜靜的流水》、《沙漠的綠洲》、《棠棣》、《擷星》、《向日葵》、《綠夢》……全都在拙著《書人書事》中談過了，但這本《讀書與做人》卻是新近才找到的。

香港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出現過一份《中南日報》，慕容羽軍在《爲文學作證》（香港普文社，二〇〇五）中說他當時任該報青年版《學海》的編輯，還說盧因、王無邪、西西、崑南、蔡炎培等人都曾投稿，卻漏了提《讀書與做人》（香港學生社，一九五四）這本《中南日報》學生徵文選集。

這次徵文由羅香林、黃毅芸、陳炳權、王裕凱、朱夢曼、佘雪曼、嚴南方、黃玉振和慕容羽軍等九人作評判委員，據說來稿有一千零七十六份，分初一至高三共六組，每組得獎者五名。奇怪這次徵文得獎者中，甚少慕容羽軍所提的學生文壇翹楚，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高三組，得第三名的培正學生吳家瑋（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他寫了《我的讀書興趣和方法》；還有初二組得第三名聖若瑟的王翊華（藝術家王無邪），他的是《怎樣創造自己的前程》，不知他們還記得嗎？

此外，我在他處見過的名字還有：丘燮庭、彭湘珍、羅炳綿、陳兆基、王菁菁……



徵文選集《讀書與做人》

望雲樓詩話

曾敏之

茅盾自題畫像詩

在中國文壇上，畫家高莽擅長爲著名作家畫像。茅盾於十年「文革」中曾被迫接受審查，他靜待結案時，高莽特爲他畫了一幅水墨像，出乎意外，茅盾高興地在畫像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詩——

風雷歲月催人老　峻坂鹽車未易攀
多謝高郎妙畫筆　一泓水墨破衰顏

這首題畫詩，茅盾已收入《茅盾詩詞集》，但在原詩改了三個字，就是以「亦自憐」代替「未易攀」。

爲什麼改這三個字呢？考峻坂鹽車的典故，出自《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轅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

就是這個老驥逢伯樂得遇知己的典故，令唐代大詩人李白在《天馬歌》中寫道：「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借天馬被使用不當，飽受折磨，寄託憤慨。杜牧也在《驊騮駿》以「遭遇不遭遇，鹽車與鼓車」比喻賢才之受困。茅盾引典入詩，是感到受委屈，被磨難之苦的，後來把「未易攀」改成「亦自憐」，更具深意，含有自我諷嘲的成分。三字之改，在那個時代，其實還怕予人以口實，作爲怨恨當道而加重罪名。不如以自憐自艾爲好。以茅盾的地位、革命經歷竟於「文革」受盡屈辱，從修改的三字可見專制迫害影響之嚴重。

鄧拓詩贈楊沫的經歷

鄧拓遠在解放戰爭年代，就在解放區從事新聞工作，擔任過報社的領導職務，征戰相隨，馳驅晉冀，不畏艱辛。從他於一九六四年題贈楊沫的七律詩中可見他當年的戎馬書生的氣概，詩這樣寫的——

昭昭往史未成煙　寄意游仙大雅篇
午夜啼聲驚短夢　山邨燈火照無眠
馬蘭路上青春影　鷓子河邊戰鬥連
廿載艱辛回首處　東風捲地換新天

楊沫曾以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獲得盛譽。鄧拓是進了北京之後與楊沫認識，並應約而題詩贈她夫婦留念的。

但是一首詩一幅書法，卻經歷了十年「文革」的輾轉收藏。先是寫新詩的詩人李學鰲於一九八六年重訪他昔日下放的農村阜平，在一個普通農民家中發現鄧詩，於是抄了寫給楊沫，這正是楊沫曾懸掛於中堂的一幅已被焚毀的詩，令她驚奇、興奮。當年鄧拓已因《燕山夜話》等著述遭受文字冤獄自殺了。到了一九九二年由鄧夫人丁一嵐整理抄家詩畫，發現退還的文物中仍有鄧題贈楊沫的詩，於是送交楊沫。睹物思人，楊沫不勝傷逝之悲，曾以《重獲瑰寶》爲題寫了悼念文章。如今，鄧拓的詩及楊沫之文，已珍藏於中國現代文學館了。

陳雨田繪紺弩牧牛圖

著名作家聶紺弩於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迫害，一度罪譴於北大荒勞動改造，他被安排牧牛勞動。紺弩生性疏放，在放牛過程中牛棚失火焚燒，誣傳是他故意縱火泄憤，後查明與他無關，欲加罪而無據。幾經磨難，終得生還北京。在乘車途中，曾以《過山海關》爲題，在車中賦詩一首——

雪擁雲封山海關　朝來暮去未曾看
文章信口雌黃易　思想椎心坦白難
一曲樽前婪尾酒　千年局外爛柯山
漫拋詩句凌空舞　徹夜車聲旅夢殘

詩中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椎心坦白難」被傳爲名句。

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的陳雨田，與紺弩結識於抗日戰爭年代的桂林「文化城」，有過相濡以沫的友誼。陳雨田得知紺弩安返京華，特於一九七八年赴京探望，故人敘舊，感慨萬分。雨田是畫家，就以紺弩北大荒放牛爲題，繪了一幅「牧牛圖」贈他，並在圖上附詩以記——

生來便是放牛娃　眞放牛時日已斜
九七八年去于北京即興

牧牛圖（國畫）　雨田

馬上戎衣天下士　牛旁稿薦牧夫家
記回雨過牛鳴賞　人物風流笛奏誇

這幅《牧牛圖》，承雨田複製給我欣賞留念。如今他兩人不是騎鶴而是騎牛西去了，撿出舊詩吟誦，仍不禁有山陽聞笛之哀！

黃慶雲詞賦《賀新涼》

十年「文革」結束後，一九七八年廣東舉行過一次作家創作會議。當時香港作家吳其敏應邀赴會，得與衆多老朋友劫後歡聚，都感到發自由衷的歡樂。吳其敏老在港主編文學刊物《海洋文藝》，他以文史、詩詞爲內容的隨筆，影響頗大，星、馬、泰的報刊都樂於轉載。

廣東創作會議議程結束後，曾於東江飯店舉行盛大宴會，文友暢談暢飲，吳其敏老感奮之餘，賦之以詩——

盛宴欣從盛會開　主人情渥動樓台
報逢山老南山壽　借舉席前西席杯
萬里征途聽嘯傲　十年心跡託驚雷
揮驅苦辣如磐夜　迓接光風霽月來

在文友群中，女作家黃慶雲以古典詩詞有聲於文苑，她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港創辦過《新兒童》刊物，創作兒童文學，並以「雲姐姐」專欄爲香港兒童文學園地植下了異卉奇花。她也參加了這次廣東創作會議，有感於吳其老的詩，以《賀新涼》一詞以回應——

冬去冬來人未老，東風又綠新枝。「作家」此物最頑皮，帽子都不怕，貧賤也難移。歷歷卅年非大夢，紅心淘盡誰知。滿園春色莫嫌遲，放眼量風物，日日看朝暉。

流光已逝三十年，從吳其敏老及雲姐姐的詩詞，可窺見「文革」時期海內外作家的心態，「文革」結束劫後餘生的歡欣。所謂「十年心跡託驚雷」，「歷歷卅年非大夢」，都暗通魯迅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可見民心所在。

二〇〇八年六月於廣州

迷路鳥巢

杜梨

我問一個年輕警察十號停車場在哪裡？他一指：「好像在那邊吧。」我和老伴就朝那個方向下去了，走了有兩公里，問一個老警察，十號停車場在哪裡？那個老警察笑了笑：「方向反了，往回走。」我和老伴又跟頭咕嚕急急地原路返回。老伴說還是問問志願者吧，一個帶牌牌的大學生模樣的女子迎了上來，笑容可掬地說：「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我問她十號停車場在哪裡？她茫然地搖搖頭，說問問保安吧。保安笑了笑：「你們還是乘出租車吧，司機都門兒清。」

於是攔下一輛出租車，司機大言不慚地說：「除非是美國，在咱中國，哪有咱不知道的地兒！」我說去十號停車場，他傻眼了：「請說具體點兒，什麼街，什麼單位。」我固執地說：「奧運村，十號停車場。」他吞吞吐吐地說：「奧運期間，我們這些出租車根本進不了奧運村，誰知道十號停車場在哪裡呀？」

司機拉着我倆轉來轉去，就是找不到十號停車場。司機哀告道：「大爺大娘，行行好，你們就下去吧。我都跑了十公里了，算我倒霉，不要您二老的車錢。」老伴說：「找不到十號，今天就住你們家啦。」我插言：「還要給我們買回程的火車票！」

司機哭喪着臉把車停在路邊，他陪着笑臉問一個瘸腿男人：「你老受累，哪兒是十號停車場啊？」那瘸子一愣眼，用拐杖指一塊大牌子：「你看準嘍，這裡就是十號停車場！」我付給司機車費三十元：「師傅，這不是在美利堅合衆國吧？」司機拱手道：「吹大話不上稅嘛！」

進了十號停車場，有終於找到組織的感覺。可是卻沒有我們乘坐的八八二六號旅遊車。一百多輛車，就是沒有八八二六！我給導遊打電話，導遊問我們在哪裡，我問老伴我們現在在哪裡？老伴白了我一眼：「我們現在在北京！」我在電話裡給導遊說：「我們倆還在北京！」我問導遊在哪裡？導遊說他也不知道這地方的名稱，只知道是十號停車場。

老伴滿臉都是汗道子，大熱天急得打噴嚏。我的腳崴了，疼得直冒冷汗。鳥巢呀鳥巢，你可眞欺生啊。門票上該印上地圖，警察和志願者只知道他負責的那一塊。人生地不熟的，問誰去呀？正是：看景不如聽景，聽景不如安生。

怪了奇了，難道有兩個十號停車場？我們越過了馬路，果然還有一個十號停車場！停車場也興克隆啊。旅遊大巴已經發動了，導遊急得眼出火：「大爺大娘，你們倆快把我急瘋了。一車人都在等着您二老呀！」我一看表：十二點半！司機笑着問我這次參觀鳥巢感覺如何？我呆了半天才冒出一個字：暈！

麻婆豆腐

彭忠富

國慶節在雲南麗江旅遊，中午走得累了，信步踱進路邊的一間大排檔吃飯。老闆一聽我們的口音，就興奮地說你們肯定是四川人。原來老闆是眉山的，舉家在此開餐館已經幾年了。太太張嘴就點了一份素菜：先來份麻婆豆腐！老闆端詳我們半晌，遲疑地說：「你們這幾個四川人不地道哦，麻婆豆腐是川菜名餚，是葷菜，麻辣豆腐才是素菜!」

我一時有些尷尬，就隨機應變說：「那就來份麻婆豆腐吧！」其實「麻婆豆腐」和「麻辣豆腐」有什麼區別，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平時做家常豆腐，我都沒有放肉，把鍋燒熱後打油湯，等油湯煮沸時，放下豆腐塊，起鍋時勾芡就行。現在想來，這應該是麻辣豆腐了。

老闆很快就端來了一盤麻婆豆腐。雪白細嫩的豆腐上，點綴着棕紅色的牛肉末和油綠的青蒜苗，外圍是一圈透亮的紅油，香氣騰騰，讓人食慾大增。用調羹舀起一勺放進嘴裡，豆腐麻辣燙、鮮酥嫩，形整而不爛，牛肉酥香鮮美，眞不愧爲巴蜀名菜，比我在家烹製的麻辣豆腐好吃多了。

一字之差，口味卻大相逕庭，我們眞是貽笑大方了。麻婆豆腐來歷不小，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了。清朝同治元年，成都外北萬福橋邊有個小飯店，店主是陳姓婦女，面微麻，人稱陳麻婆。當年的萬福橋是一道橫跨府河，不長卻相當寬的木橋，橋上常有販夫走卒，推車抬轎等下苦力的老鄉在此歇息吃飯。光顧麻婆飯店的主要是挑油的腳伕，這些人經常是買點牛肉和豆腐，再從油簍子裡舀些菜油要求老闆代爲加工。日子長了，陳麻婆逐漸在烹製豆腐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她燒出的豆腐色澤紅亮，麻辣鮮香，讓腳伕們交口稱讚。很快陳麻婆豆腐便名揚蓉城，一些墨客騷人也來湊熱鬧，戲稱這道菜爲「麻婆豆腐」。陳麻婆索性將飯館改名爲「陳麻婆豆腐」，逐漸打響了自己的招牌。據《成都通覽》記載，陳麻婆豆腐在清朝末年便被列爲成都著名食品，成爲了川菜當中的一道招牌菜，名揚海內外。

其實只要多加練習，人人都可做出麻婆豆腐來。從麗江回來後，我按照菜譜專門練習麻婆豆腐，竟然也可以和川菜館的媲美了。不過做麻婆豆腐，也要注意一些細節，譬如：最好用嫩豆腐做這道菜，因爲滑嫩爽口。豆腐切成菱形小塊，以求美觀。此外，要預先汆水，尤其老豆腐，更要略煮片刻，以除黃豆腥味。麻婆豆腐的特色是「麻、辣、燙」，「麻」來自花椒，「辣」來自辣椒醬，「燙」來自火候。花椒末如不夠細，吃時總覺如沙。如果磨成粉狀，則會影響色澤。因此可用花椒油代替。至於郫縣豆瓣醬，味道確是獨特鮮美，廣爲一般川菜師傅所樂用。至於「燙」，是很重要的一環，豆腐需用文火慢燒。如果大火快燒，就會外燙內涼，這道菜就完全失敗了。最後當豆腐起鍋前，別忘了勾薄芡，豆腐易出水，如果忽略了這道手續，燒出來的豆腐就會有湯湯滷滷之弊。

悲愴十年祭

——紀念廈門大學陳汝惠教授

陳慧瑛

此後多年，出差除外，幾乎每周，汝惠師都會從廈大乘坐公共汽車到中山公園，然後步行至深田路四十六號《廈門日報》社五樓「海燕」編輯部來看我。每一次，他總是坐在我辦公桌旁邊，靜靜地看我編稿、改稿。我要給他端茶遞水，陪他說話，他總是擺擺手：

「我只是看看你，不要影響工作！」

每一次離去，我送他到中山公園南門上車，他總是依依揮手，很不捨的樣子。有時，汝惠師也上我家來，每回，他總會給我帶來一包奶粉、兩包餅乾等，說：

「報社工作辛苦，要做夜班，留着做點心吧！」那一份慈父情腸，至今溫暖我心。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幾乎每星期都有一、二篇文章發表在報刊上。汝惠師每次見到我，總會喜形於色地對我說，又看到你某篇散文某篇報告文學某篇詩歌了，然後拿出剪報說那一篇立意好那一句傳神那一段蛇足那個詞欠妥，一如當年爲我們講課授業一般。

我也曾請教汝惠師如何做好編輯工作，他神色莊重地教導我：

「什麼工作都一樣，認眞就能出成果。做編輯除了學識淵博、文字功底深厚，能點鐵成金之外，還要有情懷，有一種甘當人梯、樂於爲人作嫁衣的奉獻情懷！」

我想，這幾句話，不也是汝惠師的自我寫照嗎？

汝惠師原來從事教育學工作，三十一歲就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學專著《父母與子女》被上海大夏大學聘爲副教授，此書一九七一年被台灣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汝惠師到廈大擔任直屬教育學教研組主任後十年，又到中文系執教寫作多年，撥亂反正之後，又被學校調回本行搞「高等教育研究」，擔任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他不僅寫作教學精湛，十來年間培養出一批活躍在中國東西南北中的作家、專家和學者；他樸素而先進的教育理念，也培育了許多有益於社會的優秀人才。我十年編輯生涯獲得的市、省、國家級的種種表彰，我二十年間出版的幾百萬字著作和贏得的許許多多榮譽、獎項，與如父恩師汝惠先生數十年的悉心教誨和殷殷期望分不開。一九八三年，當我把處女著散文集《無名的星》呈獻給汝惠師時，時年六十六歲的師長雙眼放光，手撫着封面，一再說：

「能夠出書了，好！能夠出書了，好！」欣慰之情，溢於言表。此刻，他才告訴我：

「年輕時，我也寫過小說、散文、雜文，後來……」

「後來爲什麼不寫了呢？」

他搖了搖頭，什麼也沒說。我又說，能讓我拜讀嗎？他還是搖了搖頭，輕輕嘆了口氣，說：

「明日黃花了！」

我便噤聲，不敢舊事重提。

我只知道，汝惠師的兄長陳伯吹先生是當代著名的兒童文學家；長子陳佐洱師兄是記者、作家，我拜讀過他的《武夷山狩獵筆記》；汝惠師寫過教育方面的論著，但我始終不知道他還曾經從事文學創作，到了此刻，我才理解，汝惠師如此夙興夜寐含辛茹苦地獻身教職，一是他的善良天性和敬業精神使然，二是他在我和其他同學們的身上，也一直在編織着年輕時代的文學之夢。

八十年代末，七十古稀的恩師與相濡以沫的師母相偕前往美國，在幼子、世界著名交響樂指揮家陳佐湟師弟家中小住一年，然後回到時任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司長的長子佐洱師兄家中，直至一九九四年春，佐洱兄奉命赴香港履任中英談判中方代表，才將父母送往杭州，定居於執教浙江大學的次子陳佐沂師兄家中。那時，我在佐洱兄家中見到汝惠師，久別重逢，喜悅自不在話下。汝惠師問我近況，我告知已由報社調往人大擔任僑台外事委員會主任，汝惠師聽了，很高興也很誠懇地說：

「也好，學而優則仕，自古而然！現在國運昌盛，德才兼備的人，會有所作爲的。只是文章要繼續寫，不要放下手中的筆！」

恩師的鼓勵，對我當然是一種無形的鞭策！在此後從政的二十年間，我一面兢兢業業爲公衆服務並取得一定業績，一面朝朝暮暮利用點滴業餘時光刻苦筆耕，先後擔任市作家協會主席二十四年，被評爲市、省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等等，這一切，也多半拜汝惠師教誨之賜！

見恩師晚景安然，與師母白頭相守，二師兄一師弟均國家棟樑，或身居要職或術業專精名揚海內外，天護忠良，信其然也！我心欣然，非言語可表。只是與恩師一回相逢一回老，九十年代中期，老人又痼疾纏身，每回握別，心中總是悵然依唏！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八十一歲的汝惠師在歷盡人世酸甜苦辣風霜雨露之後，在盛享桃李芬芳兒孫繞膝不勝哀榮之中，恬然駕鶴歸去。驚悉訃音，回首恩師數十載春秋慈父般的教澤與關愛，漫漫長夜，無聲苦淚，濕透素枕。恩師西行頭七，我登上廈大五老峰，鴻雁聲裡，北望西子湖畔玉皇山前恩師陰宅南山公墓，泣下數行，吟成絕句二首，遙奠恩師：

哭　師

（一）

江城一去花零落，迢遞關河夢幾多。
淚灑秋岑師何在？三杯竹葉祭山阿！

（二）

於今雲翳風驅盡，秋實春華耀眼新。
泉路冥冥師何在？一聲呼喚一沾襟！

數年前，恩師曾來我夢中，告我身居杭州靈隱寺飛來峰，每日誦經回向衆生及兒孫，並贈我明前茶一盒，音容笑貌，一如當年。從此，我每抵首都，必到師兄家中，瞻拜恩師遺像；每到杭州，必至靈隱，領略恩師仙風遺韻。恩師在我心中，雖逝猶生。

二〇〇五年一月，恩師遺著《陳汝惠文集》，由已榮任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的佐洱兄和二弟佐沂等運籌出版。直至此時，我才見到恩師生前提及但從未謀面的小說、散文、雜文、文學評論等約四十五萬字遺著。拜讀全書，我第一次眞正體味汝惠師豐富的靈魂和過人的才華，眞正體味他的正直品格、愛國情操和熱血肝膽！恩師流失的是青春年華，留下的是不朽篇章；張揚的是人間正義，遺憾的是半生蹉跎！可惜墨跡飄香斯人已去，誰來聽我肺腑心聲？「淚灑秋岑師何在？」我惟有再次「一聲呼喚一沾襟」了！然而，此書問世，於塵世親人，是對逝者輝煌的祭奠；於萬千桃李，是遲來的甘霖；於汝惠師在天之靈，是莫大的撫慰！念及此，我要舉手加額，誠謝佐洱、佐沂、佐湟三師兄弟的孝心和相關玉成人士的盛舉了！

欣聞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高教研究院聯辦的「陳汝惠教授創作及學術研究研討會」，今年十月下旬在廈大召開，我爲汝惠師的一世清名和平生碩果重見天光、再昭日月歡呼雀躍！莊嚴的上蒼，我爲您的公正和仁慈祝福！

汝惠恩師，別來十載，時值忌日，我用我天長地久的思念爲您開祭！當您睿智之靈飄然蒞臨即將到來的盛會，我相信，您會含笑於九泉！（下）

寫於二〇〇八年九月四日
改於二〇〇八年十月四日